

Not Every
Story Has Its
Ending



不是每个故事 都有结局。

.....
.....
... 王豕 / 著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雅天香

博雅天香



不是每个故事 都有结局。



王豕 /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 / 王豕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404-7443-0

I. ①不…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02512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文学·情感小说

BUSHI MEIGE GUSHI DOU YOU JIEJU

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

作 者: 王 豕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于向勇 马占国

策划编辑: 刘 伟

营销支持: 刘 健

版式设计: 利 锐

装帧设计: 郑力琿

封面摄影: Number W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443-0

定 价: 35.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前言

二〇一五年六月一日，本人正式拉开了此生第一本书的写作帷幕。

其实，这并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动笔，第一笔早在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就写下了。别以为是什么记忆犹新，只是我从数以千计的奇怪文档中把它翻出来时，看了一眼创建日期而已。

我并不理解跟我接头的这个编辑哥们儿为何走位如此风骚，竟然突发奇想，无比诚恳地来发掘我这方面的潜能。于是，我执着地认为，一定是出版工作压力太大，他有点思维错乱，导致决策出现了错误。可是，我原谅了他，他貌似也接受了我的体恤，我们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欣喜地交换了意见，并快速落实了这整件事。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觉得，从勾搭到定案如此神速的原因，是我俩都怕对方反悔。

这本书开始的名字叫《那边》。为什么叫《那边》？原因很简单，本书讲的是发生在法国的故事，法国相对于中国，不就是山的那

边、海的那边吗！这是一个多么酣畅淋漓、言简意赅、快意恩仇的名字呀！

编辑问：“名字啥意思？”

我愣住了，因为一时间真的想不出一个高大上且说服力极强的理由来。可是，学了这些年当代艺术，什么真材实料也没学着，虚头巴脑倒是学会了不少，一牵扯到长篇大忽悠，就怎么假大空、怎么云山雾罩怎么来，不但可以光明正大地凑字数，而且内容也可以显得扑朔迷离、牛×闪闪，还可以美其名曰“艺术中的哲学”。于是，按照国际惯例，我给了他一个我自己颇为满意的解释：“在法语里，‘那边’这个词叫Là-Bas，Là-Bas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彼岸，遥不可及的地方，或者，另一个世界。当然，并不是特指地狱，也可能是平行世界……”话还没说完，他连思索都懒得思索，就毅然决然地说：“名字不行，换一个！”

我看到如此斩钉截铁的否决，不但没有挣扎，反而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想法，谄媚地问：“你说，换啥？”

他：“《痛过，才是青春》。”

我：“其实也并没有很痛……”

他：“《青春是没有返程的旅途》。”

我：“Please……”

他：“《来到这世界，只为遇见你》。”

我：“你不觉得这是《从×××的世界×过》和《当×××时，××遇见你》生出来的怪婴吗？”

他：“《愿你幸福，如花盛开》。”

我：“……”

他：“《一个人也要好好的》。”

我：“不如叫《要名字没有，要命一条》。”

然后，我俩陷入了一种隔空对视且谜一样的尴尬。

网络交流就是这一点好，可以显得情商很高，如果当时面对面，我一定会控制不住自己灵活健硕的眼轮匝肌和走位飘逸的眼珠子，冲他翻白眼的！

最终，我们双方同时选择采用“再说”这个充满诡计感、极具社交礼貌的词来敷衍对方，才勉强平息了这场风花雪月的斗争。

那天签约后，我从出版社出来，慷慨地奖赏自己不坐地铁，潇洒地打了辆黑车回窝。到家后，我高调地沐浴更衣，打开电脑，仪式感极强地写下了三个字：“第一章”。

然后呢？然后我仔细地回复了朋友圈每个好友的动态，刷了半小时微博，把洗好的衣服晒了，吃了两块西瓜，把猫抓来蹂躏了一番，破天荒地翻出一片快过期的面膜敷了起来，看了半集《银魂》，忽然稍感倦意，我安慰自己说：“文字工作者都是夜晚工作的。”于是，我睡了。

这一睡，一周都没怎么清醒。

是个留学生似乎就有个要写留学故事的梦想，我是个俗人，不能免俗地在二〇一二世界末日预言被疯狂打脸后没几天，就决定写点什么，在下个世界末日到来前，用来装饰一下我在这片土地上混吃等死的光辉岁月。好吧，其实就是闲得难受。

周围人写出的不同版本的故事的开头，我都看了不下五六个了，

能让人看进去的并不多。但是，我不会劝他们弃笔，因为我知道，反正他们也写不下去。

果真，不久后，泡妞的泡妞，补考的补考，实习的实习，代购的代购，折腾的折腾，赚钱的赚钱。只有闲得难受的我，一直对这个梦抱有一丝残念。

其实，回国三个月后，我就完全记不清在法国生活的细节了。并不是我真的已经善忘至此，而是人总是会刻意地去回避和选择性遗忘一些让人纠结、蹉跎的记忆。如若不是这次的机缘，不晓得这个故事还要沉默多久。于是，慢慢地有了这个时间跨度很大，几度被遗忘且埋藏，但最终还是被讲出来的故事……

但听故事，莫问真假。

目 录

于一是我，也不是	/ 001
只是因为孤独	/ 009
迷雾中前行	/ 014
为了避免结束，你拒绝一切开始	/ 025
柯米的“爱情”	/ 039
限时三天的爱情	/ 051
爱与暧昧	/ 068
能伤害你的，最终还是你自己	/ 082
我痛恨这个有你的世界	/ 095
所有结局都已写好	/ 119
看似结束	/ 139
深情的“渣男”	/ 154
爱与距离间的距离	/ 173
作自己，再多也不过分	/ 195

“蜜月”	/ 204
没有硝烟的战争	/ 210
没有人是别人的人生意义	/ 223
婚姻背后	/ 231
薛歌的回马枪	/ 243
生活就是生活	/ 248
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	/ 260

于一是我，也不是

于一是我，也不是；

于一是某部分的我，也不是；

于一是一个美好的我，也不是；

于一是一个旁观世界的我，嗯，是……

给于一起名字的，是她爹。能取出这种名字的人，要么是文盲，要么是文人，很不幸，于一的爹貌似为后者。

这个“出类拔萃”的名字诞生的过程并不顺遂，可谓一波三折，但是还好最后曲径通幽。于一的妈得知自己怀孕并且和丈夫分享这个喜讯的时候，于一的爹就已经开始为名字筹划了。由于于一的爷爷是个老革命，所以她家并没有族谱被继承。于是，她爹翻遍《辞海》、《辞源》、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来寻找心仪的字；思考从立意、音韵、形态、命理、谐音、审美情趣、流行趋势、别出心裁等各个方面展开；预计起名范围会从几千个逐步缩小为几百个，然后淘汰为几十个，继而角逐出几个，最后众人投票产生那个“唯一”。然而，这一切都只是美好的设定而已。

两句话概括一下：第一，于一的爹是个严重的拖延症患者；第

二，于一的妈预产期提前了。嗯，是的，于一早产了。所以，直到于一的妈从生产的精疲力竭中清醒过来，提醒抱着女儿欣喜若狂的丈夫，他俩的孩子还是个无名氏时，她爹这才发现起名并未完成。再怎么讲，文人就是文人，经过半盏茶的工夫，出生证明上就有了这个让人一头雾水、言简意赅却又高深莫测的名字——于一。

按照于一的爹当时对众人的解释，这个名字简直就是融五千年中华文明于一身，集各家各派智慧之大成，什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于一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后，严谨地回溯了这个问题，最后她得出结论：这理论体系漏洞也忒大啦！不然之前道家来道家去，怎么又冒出个佛家的“一菩提”？套路不对呀！

无论起因如何，于一个人还是很欣赏这个结果的。得益于名字只有四画，而且四分之三是横，她是班上最早学会写自己名字的小朋友，而且写得最工整，为此还拿了小红花。还有，恰巧是这个简单的名字，让当时智力发展水平有限的同学们也没办法借由她的名字给她起什么无聊的绰号，并且也没遇到什么严重的重名困扰。

唯一的困惑就是这个名字实在太缺少性别特质，男女皆可。不过，这个困惑在于一芳龄十二三岁以后也就土崩瓦解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不男不女的名字实在是搭配于一雌雄莫辨的性格，纷纷赞美于一的爹如此具有前瞻性。反倒是于一的爹开始反思自己这个名字取得是不是真的恰当，也许叫个芬、芳、丽、秀之类女性气息浓郁之

名，女儿的性格会稍微婉约一点？并且像煞有介事地对于一进行“售后回访”。于一只回复了两个字：不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于一让人觉得莫辨的不只性别，还有整个人，她的频道和时间轴似乎总是跟常人不太一样。高中时，别人都在读书，她在恋爱；到了大学，别人都开始恋爱，她却满世界地做兼职，之后甚至找到了一份自由时间的全职工作；眼瞅着要毕业了，大家都开始准备找工作，她忽然决定出国读书。是的，于一经过整整一下午长时间的思考，决定了一件事，一件非常符合她的性格，可是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事情，特别是她爹——辞职出国，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是动机，出国留学是途径，貌似这个动机和途径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是在于一看来，彻底离开原本生活的环境，避开所有的惯有模式和既定结论，抛弃所有成绩和光环，放下所有历史和过往，用现如今相对成熟的逻辑和思考能力，重新从心开始去认识自己，才有可能真的离自己更近一点。然而，这也仅仅是“有可能”。

可是，为了这个可能，她乐意一试，因为在她看来，人生没有必须要走哪条路，没有必然要到达的终点，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其组成就是各种各样的经历和体验。如果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那么这些经历和体验又是建立在哪个本我的基础上呢？

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阿波罗神庙上的三句箴言之一，相传是苏格拉底说的，也有人说是出自泰勒斯。尼采在《论道德的系谱》的前言中也针对“认识你自己”说过：我们对自己必定仍然是陌生的，我们不理解自己，我们想必是混淆了自己，我们的永恒定理是“每个人都最不了解自己”。

大多数人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要做什么，如何去做。其实，人生中的大多数悲剧都源于此。有些人对此感到迷惑，从而思考渴望得出答案，一生探索；而大部分人则是浑浑噩噩，甚至拿别人的人生规划和理想作为自己的。人们总会思考：也许我过上了那样的生活，我就会很幸福。于是，最多人去模仿的那个模式，就成了普世价值观推崇的大众标准，让那些空空如也的躯壳可以假装这就是自己的灵魂，从而自我欺骗。

真相呢？真相就是大家往往都不怎么幸福。因为内心不会纵容你去自我欺骗，你总会觉得哪里不对，像是有个洞，怎么也填不满。原因很简单：你在过别人的人生，在满足自己并不需要的欲望，在奋斗自己并不在意的成就，在经历自己并不在意的故事。

于一不想从生到死都在错位的人生中挣扎，于是，去认识自己，对于一来说，此道势在必行。

一路向西

东一区时间凌晨，飞机在戴高乐机场降落，于一抵达了巴黎。国内还是烈日炎炎的夏末，巴黎的清晨已经让人瑟瑟发抖了。经过一路折腾，到了马赛已经接近傍晚。

马赛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天气和巴黎简直不在同一个季节里。相对于萧瑟的巴黎，这里依然充斥着夏日的气息，夕阳透过天窗射进室内，光影斑驳地折射在墙面和地面上，最终笼罩着整个车站，让空间显得巨大而炫目。人群安静且迅速地移动着，川流不息，井然有序。

预订好的华人家庭旅店的老板娘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火车站接于一，带她前往旅店。办理完入住登记，入房，上床，于一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终于到了。”

华人家庭旅店是国人圈子里的特色，这些旅馆一般是当地的一些留学生或者定居者利用自己的寓所，面对华人游客和学生开设的有偿借宿服务。所谓的旅馆，往往就是一套几室几厅的公寓，或者几个套间，每个房间有几张床，有的按照床位付费，有的按照房间付费，但是，价格比一般酒店便宜很多。而且，优势不仅仅是便宜，对一些初来乍到的人来说，更多的是可以提供很多便利信息。房东一般通过在华人论坛发广告来宣传揽客，客人在网上通过邮件或者直接电话预订。因为往往是无执照经营，所以是不会挂招牌的，地址也相对隐秘而复杂，一般是你到了之后，他们会派人去车站接你。恰逢暑假过了，没什么游客，于一很是幸运，虽然她只租了个床位，每天二十欧元，却独自享受了整个单间。

接下来，于一的首要任务就是找房子。在法国，无论是办理学校注册，去警察局办理居留，去银行开户，还是去通信公司拉宽带、签手机，都需要提供住址，所以，有一个稳定的居所是接下来一切事务的前提。对于找房子这件事，于一有点无从下手。小旅馆老板娘的一句话提醒了于一，她说：“你可以去学校的公告栏上贴一个求租的告示，说不定有学生刚好退租。”

于一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学校。并没有正式开学，学校人迹寥寥，来往的人都是来办手续的，于一也无心逗留，仅仅把头一天晚上写好的告示贴好就匆匆离开了。由于没有手

机，于一留的是旅馆的电话。回到旅馆后，还没到中午，老板娘就进来叫她，说有她的电话，对方是个中国人。于一接起电话，一个女孩子说，自己看到了于一的求租信息，自己因为走得急，合同没到期，因此需要找人顶租。房子是合租的，三室一厅，在市中心，离学校步行十五分钟，每个月房租算上杂费，三百五十欧元。这套房子是专门出租给留学生的，因此不需要提供担保人。她们当即约好下午看房。到了才知道，房间一大两小，主卧四百五十欧元，剩下的每间三百五十欧元。这个女孩要于一顶租的就是其中一间带阳台的小卧室。

在法国租房是很有规矩的，大部分房子除了必须提供担保人之外，带家具的房子如需退租，需要提前一个月写挂号信通知房东；不带家具的房子如需退租，则需要提前三个月写挂号信通知房东。大部分房东是接受找人顶租的，就是说，如果你急着走，又马上找到了下家，就可以不必赔付违约金。这个女孩要换学校，录取通知书刚刚才下来，所以急着搬家，又不想损失一个月房租，就想找人顶租，今天去学校拿些材料，刚好看到于一的告示。

于一觉得房子很合心意，价钱也合适，就答应顶下。这个女孩让于一先搬进来，自己马上联系房东，约好次日见面签约。于一看到另外两个房间还是空的，就顺口问了一句。女孩说这两间租出去了，具体情况她也不知道，不过她让于一放心，这套房子是只租给女孩子的。

其实，除了一些有洁癖的房东比较嫌弃中餐的油烟对房子的损毁，不乐意租给中国人外，大部分房东还是很喜欢租房给中国留学生的，尤其是女孩子，因为信誉好，从不拖欠房租，以及安静不喜滋事。

看完房，于—就匆匆回了旅馆，结账拿行李，正式入住了在法国的第一个窝。那个女孩很友善地带着于—到处转了转，告诉她哪个超市便宜，哪条路去学校近，商业区要怎么走，去大型超市要坐几路车。晚上，两个人找了个土耳其肉夹馍的小摊，一人要了个四欧元的肉夹馍，大快朵颐。从此，于—便深深地迷恋上了这种小吃。

第二天，房东如期而至，是一对老夫妻，人很和蔼。大部分时间是女孩在和房东交流，于—只是在一旁听着，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从对话中，于—大概得知，两间空房的其中一间预留给了国内某留学中介的境外服务机构了，他们安排了一个女孩子来住，大概过几天就能到。另一间大的假期前就已经租出去了，租客回国过暑假还没回来。

说到留学中介的境外服务，其实大多是承包给比较能折腾的留学生来做的。所谓境外服务，就是帮那些刚来的学生开始在法国的生活，接机、找房、银行开户、办理入学手续，甚至教他们买手机、办理网络等等，一应俱全。对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语言比较差的学生来说，这绝对是个必要的服务。对那些语言好、适应能力强、能折腾的学生来说，就真心没必要了。

合同签完了，于—有了地址，于是马上冲到银行预约开户时间，约会定在两天后。于—松了口气，可算不用整日揣着一张现金支票和一些大钞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两天很快过去，第三天去了银行，客户经理接待了于—。客户经理说话相当书面，加上大量的专业术语，让于—一头雾水。经过一番手舞足蹈，于—最终大概明白了流程和内容，开了户，存了钱，松了气。有了账户和支票本，接着马上去签了一部手机，然后就是办理报到手续，缴纳学费、保险。

于一感觉来法国的日子跟过关打怪似的，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一环扣一环，没有一刻消停。每过一关，就松一口气，却发现还有更麻烦的跟在后面。注册完回到家，上楼刚到门口，于一就发现门口摆着几个行李箱，心想，估计是其他租客来了，然后默念，可别是什么奇形怪状、很难相处的人呀。

开门进屋，发现一个长相让人过目就忘的男子正在跟房东联手带脚地比画交流着，那法语烂得连于一这种水准都觉得不忍直闻。这个男子身后站着一个女孩子，一脸初来乍到的样子。很明显，这个男子是留学中介的境外服务人员，身后这个女孩子是他带的新生。沙发上坐着另一个女孩，一脸轻车熟路的疲倦，这应该就是那个暑假前就租下房子然后回国的女生；与此同时，她用几乎跟于一一样尴尬的表情看着男子和房东鸡同鸭讲。终于，她忍不住站了出来，帮忙表达了男子用尽肢体语言和表情语言也并没有很好传达的内容，于一和新生都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租约是搞定了，男子离开了。三个女孩面面相觑了一下，那个老练很多的女生带着老鸟特有的淡然打破了僵局，说：“你们叫什么？我是董蔓荷，草头董，草头蔓，草头荷。”